

母亲在电话里说,家里的洋芋要挖了,苞谷要掰了,想我回家帮忙。我嘴上应着,心里泛起一阵酸涩,我知道,母亲所谓的帮忙,只是思儿归乡的一种借口罢了。

乡村,已在我忙碌的人生里成为记忆,早无暇顾及。只是在季节更替之际,遥望故土,凭空想象:此时,家乡正在忙什么农活。偶尔回去,听母亲叨叨着,东家长西家短,三句话不离农事,母亲说,今年谁家的秧苗肥料施多了,瓢丢了。又是谁家的苞谷着风吹了,损失蛮大。又是那谁谁家的洋芋起了虫症,只怕是减产,未了,母亲重重地叹一声气“可惜哒”。我立在旁边,只胡乱点头,答不上话。

农事是村人们持之以恒的大事,所谓的民以食为天,那都是从庄稼地里一点一点刨出来的。

每个人的希望,都在那一亩三分地里,从土地里勤扒出来的,不仅是一家人的衣食,更是那漫长人生里,一种叫做理想的东西。

这种从地里耕出来的理想,村人会代代相传。只要是生在农村的孩子,从一落地就会被灌输“勤扒苦做”的理念,并且让人终生抹之不去。而在农村中长大的孩子,不管大小,都绕不开“劳动”这一词,小点的孩子可以放牛、扫地、刮洋芋,大孩子则要出坡割牛草、割猪草、挑水、做饭,往后的人生拼搏、安身立命,凭的全是此时的看家本领。

那个时候,大人们总是盼望我们学校能放假,我们读书时,学校还有一种叫做“农忙假”的假期,或许,也只是针对农村的学校吧,因为那些半师半农的老师们,也要回家抢农活。每年三四月份,芒种关里,民间有谚语叫“芒种打火夜插秧”,那一年当中最忙的时节,苞谷苗

一晃,八月了。

已经立秋了,大半的农活基本告一段落。进城买点肉,找人喝点酒,再约几个人坐在葡萄架下闲谈,日子滋滋润润地过去了。偶尔,趁着夕阳从河的这一面奔向另一面,再沐着晚风从河的另一面返回这一面,沿途的河流将纷繁的过往缓缓流淌成过眼云烟。所有的村庄都看不清自己,只有跑出去,才能在回头的一瞬间看出一些名堂。河岸旁,庄稼地浓密的玉米、向日葵渐渐把村庄隐没,只留出几缕炊烟伴着牛哞狗吠轻轻飘荡。排排白杨后面的稻田已经把立夏时镜子般的水面全部铺满,迎风一吹,能把半山坡尾随而来的目光摇晃,也能把走了一路的脚步欣喜。

寻一处稻田蹲下来,已经怀苞的稻穗正沿着第五片分孽出来的茎叶扬花抽穗。再趁着夕阳淌一回水,满田野的稻花就会迎风散起。绿里含白的稻穗有一半蜷曲在茎叶里,如同新生的孩子闭眼沉睡,而另一半已经挣脱茎秆伸出穗头,细嫩细嫩地把稻谷拾起。从立夏到大暑再到立秋,每一株稻穗历经大暑时节的伏天孕育,逐渐在立秋前后如同

我想对儿子说

□老周

儿子:
你的孕育,带给爸爸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你的出生,让爸爸感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抱你沐浴阳光,扶你蹒跚学步,教你呀呀学语,爸爸累在身上,甜在心里!
送你上幼儿园、上小学、上中学,一路走来,爸爸挺起男人的脊梁,只为儿子遮风挡雨!

儿子:
人生的路充满挑战,但无论何时,爸爸都是你的坚强臂膀!
人生的路漫漫修远,但无论何地,爸爸都会与你紧紧相随!
儿子:
人生多姿多彩,爸爸给不了你最好,但能力所及,一定会最大努力!
你要吃饭,爸爸就是最好的厨师;
你要学习,爸爸就是最好的老师;

得慢条斯理,却又咬牙切齿。尔后,这些破皮的泡会慢慢磨成茧,磨成任何刺头木屑都扎不进的一双粗砺之手。这种手的特点为:骨格奇大,手掌变形,筋脉凸张。而这种手,普遍存在于乡人中,在他们所有的农事中,这双粗砺之手所向披靡、风卷残云,将一切农活斩于掌心,根本不需手套。

这是我记忆里的乡村,如同村上那些老树,盘根错节、纠缠交织于我的脑海。对故土,我有一种从心底的依恋。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这种情愫让我常常漫步乡间小路,我希望逢着那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能逢着正在农田干活,或从农田归来的乡人,他们是隔壁的老周、邻里的老王,正汗流浹背,背着刚从地里挖回的洋芋,或正从苞谷秆上掰下的澄黄的苞谷坨,匍匐在蜿蜒的小路,吭哧吭哧,一步一步,丈量生活。背篓的吱呀声、打杵叩在泥地上沉重的粗喘声,汗味和庄稼的气味,混合成一种潮湿的味道,这是村庄特有的气息。我的血液里,也有这种气息,它们在我的身体里辗转、腾挪,流溢成经久不息的至真味道。

不知几时,在微信里看到有人发了一组图片“猜猜这是啥”,背架子、打杵、磨盘、板斗。有人在后面大呼小叫留言:不认识这些稀奇玩意,求指点。圈内一片沸腾,认全者寥寥无几。

我隔着手机屏,反复打量我白净的双手,细细的血管里,似有些什么东西,却又什么也摸不着。我不知道,我这双终年游走在城市的软绵之手,还能否拎得动家中那笨重的猪食桶,还能否扛得起泥巴糊糊的锄头。还有,我这双愈来愈近视的眼睛,还能否分清韭菜与麦子、节根根与红根草的区别?

谷由瘪变饱,由软变硬,直到稻粒饱满,压弯穗头时,一季的稻谷算是真正的收获了。

风在轻轻吹,云在淡淡飘。立秋日,大批的蜻蜓、豆娘趁着稻子扬花抽穗四下飞舞,并捉对共度美好的一瞬。它们知道自己的生命短暂,但是从来不会轻易放弃属于自己的季节。夕阳下,一对对择偶成功的蜻蜓正前后翘尾横翼地蹲伏在稻叶上,镇定自若地享受着生命相续的快乐。至于立秋之后能否让稻浪滚滚的田野掠满群群的蜻蜓,此刻已经不是太重要的想象了。当下的快乐里,欢欣的追逐与生命的延续只存留于雌蜻蜓尾翼与雄蜻蜓腹部交接的一刹那,之后便是伴随溽热一天天将排出大虫卵变大变壮,变得半空飞满新生的蜻蜓和豆娘。当然,村庄里来来回回的目光没有理会蜻蜓相互追逐嬉戏时的细节,只是望着尺把高的稻浪嘿嘿直笑。

一笑,一片蛙声鸣起,一群飞燕飞起。一鸣一飞,一个村庄的黄昏悄然降临。之后,一季稻香趁着夜色拔腿奔跑,想把一场未做完的梦继续延伸。

你要航行,爸爸就是你的风帆;
你要飞天,爸爸就是你的翅膀!
儿子:
爸爸感谢苍天,把最珍贵的礼物赐给我!
爸爸感恩人保,让我把你养大!
爸爸坚信,心存感恩,心中有爱,生活就充满阳光!
请相信,爸爸永远爱你,我的儿子!!!

农事

□黄爱华



的营养托要移栽,年前种下的洋芋,正破土拔节,要马上追肥;水田要在趁一场大雨来临,赶上水,为水稻一期插秧做好准备,忙得村人半夜才睡觉,天未亮就要爬起来,那段时间,整个村子一片忙碌,因为稍有耽搁,就要误一年阳春。

小时候,最怕母亲的那双手,不为其他原因,而是怕那双手为我挠痒,上得身来,如同针刺,哪怕是轻轻的抚摸,也是粗糙至极,瞬间能让我皮肉泛红。而父亲,会在一个雨天,坐在屋檐下,用一个大头针,挨个去挑手掌上的泡,挑

谈天说地

立秋

□史振亚



轻弹的手指一点点展开。细数,十二三束细茎稻穗上悬挂着一百五十多粒新生稻粒。立夏种稻子,人心能安。立秋抽穗子,人心更能安。伴着伏天溽热,每一束稻穗逐渐脱苞伸展,将一粒粒稻

大家V微语

细节的艺术

□韩少功

●能想清楚的写随笔,想不清楚的写小说。这就像人的视野里,有聚焦区能看得清的,也有聚焦区外比较模糊的,“虚”掉的那部分。

●文学是用文字来表达细节的艺术,但很多细节没法用思想来条分缕析,说不出个一二三,有多义性,甚至可能一时无解。不尊重这种多义和无解,就会强加一种概念化,相当于文学的自杀。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离思想越远越好。很明显,拒绝思想本身也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懒汉思想,没啥可夸耀的。

●就像一个球员上场以后拼感觉,怎么赢球就怎么来,但这种优秀的感觉能力,各种神操作,恰好来自平时严密的研判和规划,离不开刻板的训练,恰好需要理性的思想。

海外风情录

闪亮的头盔

□刘福祺

如果看总数额,加拿大的自行车拥有量绝对排不到世界前几名;但若看人均占有量,加拿大绝对是世界冠军。加国的小孩子,三岁左右就开始骑车。家家车库里,大小自行车挨挨挤挤,甚至吊半空,挂墙头。

在加拿大,骑自行车不戴头盔,被视为违法。有一次,我们老夫妇差点遭罚。那天,我们晨练归来,见一家前院草地边两辆自行车并肩而立。车座上各贴一纸条:“Free”(赠送)。我戏谑地朝房屋里根本看不见的主人挥挥手,骑上就走。刚骑百余米,被路边的警察拦住。警察瞥一眼车座上的纸条,明白是刚捡到的,幽默地一笑说:“捡头盔可不像捡自行车这么容易呀!”

每年冰化雪融后,所有公园的环状小路上,大大小小的孩子骑着高高低低的自行车,绿树掩映中,时出时没。阳光明媚处,头盔光闪闪;蒙蒙细雨时,头盔亮晶晶。

渥太华有许多自行车民间组织。走在路上,你经常会看到一长队自行车在自行车道上鱼贯飞驰——头盔五颜六色,着装光鲜亮丽,背心短裤紧绷强健结实的肢体,一路潇洒飞驰——轻盈,轻快,如诗,如画。

加拿大的周末和节假日,有隔离带的某些公交车线路,干脆让出一半路面,供人快走、跑步、骑车代步。而且,凡一家大小骑车健身的,都是爸爸开路、妈妈殿后、孩子们居中。这让我想起每年春秋时节,蜿蜒的湖边小路上,常有一两“家”野雁慢条斯理地散步。规律与人相同:公雁头前行,母雁尾于后,三四只雏雁行进在被保护的中间位置。可见护犊乃天性,人与飞禽走兽无别。

加拿大几乎没有人不会骑自行车,自行车赛事却并不多——他们骑车不为拿奖牌,健身强体可也。

看《桥》有感

□白龙潭

友朋再见好轻松,
哪似英雄血染成。
勇士心底家国恨,
战争只在虎和鹰。
大桥飞架隔昏晓,
小曲轻吹忘死生。
敢问英魂天铸就,
了无挂碍是丹青。

注:虎和鹰指南斯拉夫电影《桥》中“老虎”“猫头鹰”两角色。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孙泽锋
版编辑:赫巍利
版美编:冯漫
图编:王泰舒

零售
专供报



6 935970 566666